



彼兩條長長的牛車路

彼兩條長長的牛車路，是阮故鄉田庄的路，伊是農村主要的交通幹道，嘛是我吸收知識的主要通道，彼兩條長長的牛車路，予我的囡仔時代充滿歡樂 kah 向望。

對我來講，故鄉主要的牛車路有二條。一條向東是欲出庄的路，這條牛車路是阮兜欲去大肚溪邊種西瓜、種蘆筍、種甘蔗，一定愛行的路。這條牛車路，路的南引，攏是播稻仔的水田，北引有二條溝，一條是烏溪分出來種作使用的水，水較深嘛較掣流；一條是對圳頭分出來的消水溝，溝面闊、水淺，是囡仔摸蜊仔兼洗褲的所在。岸邊種幾若樣「粿葉樹」^[1]，對囡仔來講，粿葉仔除了過年過節會當做紅龜粿、鼠麴粿以外，粿葉仔的心黏黏，有絲會當捻起來做耳鉤。粿葉仔對頭的脈拆做三股，會當做布袋戲尪仔耍，是囡仔上好的迴迴物。毋過有一好就無兩好，這條路沿路的樹仔較大樣，較陰，所以平常時阮干焦來遮掠樹猴^[2]爾爾。閣較過去有一抱竹林，聽老輩咧講，八七水災的時，遐有足濟的水流屍，所以是囡仔的禁地。閣過去麻黃樹跤有足濟野生的薄荷、俗黃麻，薄荷涼涼 kàng-kàng，囡仔無愛。若黃麻逐家攏較愛，因為黃麻穎^[3]會當煮麻穎糜，大漢離開故鄉才知影麻穎糜是台中、俗彰化才有的特產，所以麻穎糜對離鄉的人來講特別有滋味。麻穎糜無稀罕、是作穡人的粗食物爾爾，毋過煮起來足厚工，而且你若想欲食嘛毋是規年迴天攏有，干焦愛熱人才有喔！所以序大人若講今仔日欲食麻穎糜，囡仔人就走 kah 褲底裂裂開，趕緊去 kā 麻穎挽轉來，一葉仔一葉仔捻落來，逐葉的絲攏愛捻著，若無煮起來的糜會苦苦無好食。捻了洗清氣囡咧，番薯炕糜、炕 hōo

^[1] 粿葉樹：大有樹；黃槿。

^[2] 樹猴：一種不知名的小蟲。

^[3] 穎：幼芽。

清清 kànn-kànn，摻一寡魚脯仔落去合（kah）味，上尾仔才摻麻穎落去滾一下，按呢，你就會當食著苦甘苦甘的麻穎糜。煮麻穎糜無別的撇步，就是湯愛濟、糜愛爛，尤其是攏袂使摻半滴油落去，若無，麻穎糜特別的滋味你是永遠享受袂著。有一擺有一个台中人講，麻穎除了煮糜以外，嘛會使冷拌，就是麻穎用鹽花仔 lak-lak 咧，用水將鹹澀洗掉了後小焯一下，摻番仔薑、薑絲、豆油、糖、鹽、麻油攪攪咧，囡入去冰箱冰 hōo 涼涼、嘛真好食。我想這是有冰箱以後新的食法，佇阮做囡仔的時代猶無這步。

毋過除了食的，我對這條牛車路較無印象，因為若綴大人去溪埔，往往攏是坐牛車去，牛車搖咧幌咧，一觸久仔就睏去，所以路站有啥物光景我完全無印象，顛倒是這馬二高佇遮設交流道，轉去外家的時行到遮，囡仔時代的代誌，無意中會浮佇目矚前，予人感覺滄海桑田、時勢變遷的感傷。

另外一條牛車路向北，彼條是我欲去國校仔讀冊的路，路的兩片攏有一條水溝，正手片的溝仔較大，透早天拄拍踎仔光，較骨力的人就會趁囡仔猶咧睏，抑是日頭袂出來進前先來洗衫，才會赴通去田裡作穡。你若問伊遮爾暗敢洗會清氣？伊會應你：「會啦，光光有看著啦……」若較晏，六七點遮就若親像菜市仔，kiōng 欲挾袂落去，較慢的著愛踎邊仔遐等位。有人會戽水將衫先漚一下，才開始來開講。開講啥物是無一定，有當時會講個兜的雞仔鴨；有當時會講個兜的牛；有當時會講個兜的死查某鬼仔；有當時會講啥人的翁不 sú 鬼，去薙菜店，閣 kā 菜店查某的三角褲提轉來展寶；逐家就 tshi-tshi tshuh-tshuh，頭拈做伙愈講愈細聲。囡仔佇岸邊迤迤，雖然無咧注意大人講啥物，毋過大人雄雄細聲去，囡仔感覺奇怪就會大聲講：「聽無啦，講較大聲咧！」就會予人罵講：「囡仔人有耳無喙啦……」是按怎有一寡話驚囡仔聽，偏偏欲踎囡仔面頭前講咧？有當時仔有人會展個種的菜豆仔抑是稻仔，luā 嬌拄 luā 嬌咧。有當時有人會講：「有影都著。」有當時有人會講：「臭彈，你 he 號做嬌，阮 he 毋才是嬌 kah 若藝旦咧……」有當時逐家笑笑咧就煞，有當時會冤起來，幾若工攏無講話矣。人的喙舌輕輕仔，毋過無人控制會牢啦！溝仔邊的透早上心適的代誌就是「S」欲去讀冊啦，「S」是阮叔

伯大姊的小叔，是麥仔姑的厝仔囡，讀國校仔猶袂斷奶，伊若欲去讀冊就會先幹來遮翹（phián）欲食奶，逐家就笑伊厝仔囡較食有奶，有的人會講遮爾大漢猶咧食奶，猶毋 kah 伊斷斷咧，看是欲用黃連抑是簽薑仔抹跔奶頭予伊簽一擺，伊就毋敢啦！毋過麥仔姑講試過幾若擺矣，伊攏毋驚。所以逐擺攏是 S 贏，逐擺麥仔姑攏是嘴 ná 唸：「袂現世，遮爾大漢猶欲食奶，袂見笑。」手 ná 翹（phián）予伊軟兩喙仔。逐个囡仔攏走倚來看，大人就講：「你也欲食是無？叫麥仔姑嘛予恁軟一喙好無？」囡仔知影大人咧創治個，就講 m 咧，逐家著散去，閣去迢迢。「S」食奶這個畫面予溝仔邊加足濟的溫暖佻笑聲，予人足難忘。

溝岸邊種的若毋是竹仔，就是水柳仔樹。水柳仔春天開花的時，無人會注意，毋過柳棉若散開，點點白花隨風飄散袂輸白霧，其實嘛是有一點仔趣味啦！毋過我猶是無啥愛看，因為民間有「死貓吊樹頭，死狗放水流」的歹風俗，這條路有樹有水，規條路行三步五跬，就會看著水柳仔極吊一隻死貓仔佇遐。死貓仔身軀往往攏是插三枝香 kah 一把金，對囡仔來講其實是真恐怖的印象，尤其是死貓仔拄咧爛的時，臭 kōnn-kōnn。毋過欲去學校干焦這條路爾爾，較苦嘛是愛行，姑不而將若看著死貓仔我就用走的，若無我就會使慢慢仔行，順繼欣賞岸邊的動、植物。溝岸邊有足濟旋藤的植物，親像五爪靈^[4]、屎桶仔籬^[5] 佻烏甜仔菜^[6]……五爪靈頂面有足濟刺毛蟲，除了做刀傷藥，無人會去摸伊；屎桶仔籬若結子，囡仔就相爭挽來鬥喙鼓，沿路行，沿路唱：「某某人屎桶籬嫁營埔^[7]、某某人屎桶籬嫁潭墘^[8]……」應該嘛是一種趣味的鄉土地理教育啦！上好的就是烏點甜仔的漿果若熟，就會變做烏茄仔色，食起來酸 bui 酸 bui。若有酸甜酸甜的烏點甜仔通啖糝，牛車路較長嘛行袂忝。

^[4] 五爪靈：葎草。 ^[5] 屎桶仔籬：西番蓮。

^[6] 烏甜仔菜：龍葵，家鄉叫做「烏點甜仔」。

^[7] 營埔：隔壁村莊名。 ^[8] 潭墘：隔壁村莊名。

牛車路一般攞是石頭仔路，牛車規年迴天咧軋，煞變做兩條長長的溝，凹落去的是牛車溝，溝墘較懸的所在發足濟牛頓草。中晝放學轉去厝食飯的時，無鞋通穿，褪赤跣行佇石頭頂，疼kah擋袂牢，只好跔牛頓草頂面跳來跳去。若黃昏放學欲轉來就無仝囉，毋免閣沿路行沿路跳，顛倒會當沿路行沿路耍，尤其是耍牛頓草。牛頓草足韌，閣號做「霸王草」。囡仔足愛將兩枝草骨提來拍結，閣提來互相扭拆，先斷的算輸，慢斷的就贏，斯當時感覺足好耍。這個時陣若有熟似人駛牛車對遮過，規群囡仔就跔起去車頂坐咧耍。囡仔毋免家己行足歡喜，雙跣kā囡咧牛車邊，幌一下、幌一下足趣味。

有草埔的所在難免有動物，較捷看著的，親像厝角鳥、斑鳩，嘛有細隻的蜷蝓蟻^[9]、牽牛^[10].....若掠著金龜逐个就會歡頭喜面來唸歌：「金龜金龜倒頭lu，lu到邊仔墘^[11].....」鬧熱閣趣味。連塗跣兜嘛足精彩，路邊苦藍盤樹跣有足濟的臭腥母^[12]恰草尾仔蛇^[13]、杜定.....臭腥母性情活潑不時會旋出來耍，遇著，若無閃較開咧會予伊咬著。毋過庄跣人跣手猛，毋但袂予伊咬著，顛倒會kā伊掠起來炆湯，聽講滋味真好、足清甜。毋過阮兜毋捌食過，我無印象。這款臭腥母若遇著危險，尻川會放臭味，莫怪號做「臭腥母」，個嘛是查埔囡仔愛耍愛掠的蛇。若草尾仔蛇，這是田岸邊不時看會著的蛇，無毒、嘛袂驚人。草尾仔蛇逐工攞慢慢仔趨對草埔跣過，囡仔若無張持去hōo伊驚著，大人就會恝囡仔去土地公廟拜拜咧，因為逐家攞講草尾仔蛇是土地公伯仔的查某囡，伊的查某囡管無好勢、驚著囡仔，當然愛去kā土地公伯仔投。因為有土地公通靠，阮才無咧驚草尾仔蛇。若杜定遇著查埔囡仔就慘囉，查埔囡仔若掠著杜定，就用大管葉仔將杜定縛起來，吊跣大管尾。查埔囡仔足作孽，個會去拈薰節仔，將杜定的喙撬開，薰節仔囡入去，點火請伊食薰。這馬想起來，杜定按呢

^[9] 蜷蝓蟻：樹蟬，家鄉語「ka-le」。

^[10] 牽牛：天牛，蟲豸的一種，家鄉語「牛角uainnh」。

^[11] 邊仔墘：村莊名。

^[12] 臭腥母：又名臭青公、臭青仔，是一種無毒的蛇。

^[13] 草尾仔蛇：草蛇。

食薰有夠可憐，囡仔實在有夠壓霸，嘛足無誠意。毋過彼時陣干焦愛耍，毋知通尊重性命、愛護性命，有影有夠幼稚。

這條牛車路，逐日攞足鬧熱，逐家攞是 ná 行 ná 跳，透早驚去踏著刺毛蟲，中晝是驚予石頭燙著，所以我上愛下晡放學的時陣，這個時陣毋免驚有蟲，日頭嘛無足炎，會當沓沓仔行。有幾若擺老師講啥物人若冊背會出來，就會當先轉去，所以規條路干焦孤我一个人爾爾，行佇彼條長長的牛車路，西片的日頭猶真炎，幾若擺我目睷展予大大蕊，想欲看予清楚日頭內到底有啥物，就按呢目睷去予日頭的光鑿著，目睷就按呢疼 kah 滿天全金條。大漢讀著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這句話，行佇這條牛車路的畫面就會不時 koh 浮佇眼前。

讀國校彼个時陣糖廠猶有咧收甘蔗，放學的時，行過鐵枝路邊，看著規車規車的甘蔗囡佇火車頂，喙瀾 kiōng 欲流出來。大人講袂使去偷抽甘蔗，若無會予會社的烏頭仔^[14]擲落去煙筒管^[15]燒死，毋過大人毋是一直咧講：「第一慇，種甘蔗予會社磅。」個家己敢毋是嘛會去偷抽甘蔗？親像予人叫大賊彼个王平，逐擺攞嘛是偷規捆的，嘛無啥物代誌。所以若有規群囡仔通壯膽，逐家就趁中晝無人，偷抽一兩枝仔，走予遠遠，才慢慢來齧。做糖的白甘蔗，皮足韌，毋過囡仔喙齒嘛真利，較硬嘛 kā 伊齧落去。這馬想起來毋但無做賊的見笑，毋知按怎煞顛倒懷念白甘蔗的清甜恰芳味。拜六禮拜毋免去讀冊，早起時恰序大人佇田裡作穡，若做忝，倚起來歇睏，看對牛車路去，看著遠遠載甘蔗的五分仔車，吐著黑煙，「嘟、嘟、嘟……」向南直直去，就知影差不多是十點半、抑是下晡的三四點，媽媽應該欲擔點心來予阮食囉！五分仔火車對我來講，是一種向望嘛是真甜的記持。

時間恬恬 teh 流轉，毋但空間裡無定著隨時有事物佇咧新舊交替，我嘛不知不覺綴時空的物換星移，漸漸仔老囉！細漢行過的牛車路，早就已經鞏打馬膠囉！連路邊的野草嘛予殺草劑毒死了了，水柳仔早就攞剝了去矣。這兩條牛車路，雖然袂閣再有死

^[14] 烏頭仔：警察。

^[15] 煙筒管：煙囪。

貓仔的臭味，毋過沿岸的電鍍廠將溝水變做「黃河」、變做五花十色的垃圾水，溝裡的茭白筍、蝦、魚、蚬仔……佢無數的歡樂，嘛攏 koo-moo 絕種去囉！工業廢水佢烏煙，吞食往日予人驚喜的動植物，顛倒是生理人的招牌大範大範倚佇大路邊，唱聲現代文明的囂俳。稻仔田無 lám 無 ne，袂輸咧煩惱啥物時陣會予人廢耕去。有時擰頭看空中的雲彩，牛車路佢五分仔車袂輸走馬燈，佇雲內一直搬演袂煞，寂寞佢空虛是唯一的觀眾……

作者感言

會當著獎實在足好運，我知影「人外有人」，受著肯定嘛特別感謝。回想學台語的路途確實充滿鹹酸苦澀。上困擾的是用字無仝的問題，親像「腳」，台語寫做「跤」，毋過地名一般攏是寫「腳」，親像「大腳腿」、「苦苓腳」、「茄苳腳」、「樹仔腳」，攏是「腳」……所以我咧想：有一工若會當用社會常用字來寫作，無論是寫抑是讀的人攏會較方便。行入先輩行過「彼兩條長長的牛車路」，我知影這毋但是好運嘛是責任。我提醒家己愛 koh 較拍拚咧。

楊麗卿

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高中部國文科 專任教師兼導師

